

《党人碑》（一名：《王安石》）

主要角色

谢琼仙：生
傅人龙：武生
酒保：丑
差官甲：副净
差官乙：丑
方氏：彩旦

情节

剧中事实，会有谢琼仙者，缙绅门第，君子小人之途，颇知辨别。至京师探亲，在旅馆中识一侠士傅人龙，深相结纳，时常聚首，杯酒言欢。一日独自闲游，入酒楼小饮，不觉酩酊。兴阑返寓，经过端礼门，醉眼模糊，见有物矗立道旁，阻住去路。细审之，则一石碑。读其文字，始知为党人碑。是小人之作为，籍以倾陷君子者。不禁怒发冲冠，拳足交加，碑乃倒地而断矣。看守之军卒，阻止不及。谢琼仙遂捉将官里去。蔡京命锁解枢密院童贯处，使之罗织罪名。童贯与蔡京实表里为奸者也。傅人龙因数日不见谢琼仙，疑惑不定，往酒楼解闷。与堂倌闲谈，提及醉汉打碑之事，问其姓名，以不知对；但云年少书生，在此独酌，身无钱钞，解一玉珮暂抵。傅人龙命取来一看，认出谢琼仙之物，乃大惊；急往枢密院，探听消息。适值相府差官，手捧令箭，来提犯人。傅人龙虚与周旋，两相契合；邀入妓馆中，用酒灌醉，盗得令箭。竟将谢琼仙逛出，一同逃逸。演至此遂闭幕焉。

注释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斯言也，古今不易之常理也。若小人得志，势焰鸱张，君子则不可问矣。元祐（哲宗年号）间，宣仁太后垂帘，擢用者，皆正直君子，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先后为相，以新法为不便，凡阿附王安石者，尽行斥退。天下宁静，朝政蔚然可观。至徽宗时，蔡京当国，复行新法；前所斥退者，仍在朝堂。于是小人用事，而君子遭诬。元祐诸贤，目为奸党，已死者夺爵，又籍没家产，子弟不准入仕途；存在者，则黜之、放之、逐之，且有杀之者。崇宁（徽宗年号）元年九月，立“党人碑”于端礼门，遍镌姓名，共计有一百二十人（参考宋史即知详细）。可知君子与小人，势同水火。盖水固可以灭火，而火亦可以涸水，万无并存之理。

根据《戏考》第三十二册整理

【第一场】

（谢琼仙上。）

谢琼仙（西皮摇板）

适才酒楼开怀饮，
不觉吃得醉醺醺。

（白）

卑人，谢琼仙，越水人氏。自幼佯狂诗酒，倜傥不群。来到长安，投亲不遇，久住店房。前者遇一朋友，名唤傅人龙。此人行侠好义，年少英雄。我同他情投意合，结为金兰之好。今晨无事，是我去至酒楼，开怀畅饮，不觉吃得酩酊大醉；不免回寓，与吾傅仁兄，论今说古，就此前往——

（西皮原板）

傅人龙生就来英雄肝胆，
因此上吾与他结为金兰。
这世间困煞了多少好汉，
谢琼仙何日里才见青天。
一步儿来至在端礼门畔，
又只见有一人站立门前。
（白）
老兄请了！

（谢琼仙跌倒，起。）

谢琼仙（白）

咦！我把你这狗头！你谢相公，与你深深施礼，你为何将你家相公，推倒在尘埃？

(谢琼仙看。)
 谢琼仙 (白) 哎呀，今日却是真真醉了！我道是人，原来是一通石碑。我往常从此经过并无此碑碣，莫非是近日所立？待我们向前看过——

(谢琼仙看。)
 谢琼仙 (白) “元祐党人碑”。什么“党人”？我倒要仔细看一看。“奸党：司马光、吕公著……”呀呀呸！想那司马先生，虽三尺之童，也知他是正人君子，怎么说是“奸党”？真真可恼吓，可恼！

(西皮摇板)
 一见碑字怒冲冠，
 擅张大胆谤前贤。
 司马在朝把忠心献，
 为何说他是奸佞！

(白)
 待我再往下看：“苏轼、文彦博、程颐……”呀呀呸！亦发地胡说了。想这文彦博、程颐夫子，怎么也说是“党人”？可谓败伦伤化，好不气煞我也！

(西皮摇板)
 何人如此胆包天，
 毁谤忠良为哪般？
 权臣乱政无人管，
 反把贤良当奸佞。
 蔡京、高俅和童贯，
 奸贼为何在朝班？
 怒气不息把碑打烂，
 活活气坏我谢琼仙。

(谢琼仙推碑倒。)
 谢琼仙 (白) 好了！我竟将碑推倒，已跌作两段，这方出了我这口怨气。

(二军牢同上。)
 二军牢 (同白) 呔！那一汉子，竟敢大胆，将石碑字迹损坏，是何道理？
 谢琼仙 (白) 嗨！我把你等这些小人！你谢相公在此，哪个敢来无礼？
 二军牢 (同白) 我把你这大胆的醉汉！此碑乃是蔡太师所立，你竟敢打倒。伙计，锁他去见太师爷！

(二军牢同拉谢琼仙。)
 谢琼仙 (白) 好好，你们将我撵回寓所，定有重赏……
 二军牢 (同白) 少时只怕就要断送你的性命！
 (二军牢拉谢琼仙同下。)

【第二场】

(傅人龙上。)
 傅人龙 (念) 年少英雄胆气强，行侠仗义岂寻常。两眼放开天地小，双眉倒竖血腥香。
 (白) 俺，傅人龙。游荡天涯，访寻知己。路遇不平，便要拔刀相助；语言不合，怎能佛眼相看？只因结交越水谢生，倒也情投意合，颇遂襟怀。只是他性耽诗酒，醉辄狂言。昨日出离寓所，至今不见归来，倒叫我放心不下。不免去到街头，寻访一番便了。

(西皮摇板)
 半生慷慨多悲啸，
 三尺青锋剑垂腰。
 我与谢生多交好，
 去到长街访一遭。

(白)
 吓，来至酒楼，待吾进去，沽饮几杯。
 酒保哪里？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
 酒保 (念) 陈平已愧淹车马，陶令何须吝酒钱。
 (白) 原来是位客官。敢么是要吃酒么？
 傅人龙 (白) 正是。哪里洁净？
 酒保 (白) 请到楼上。

(傅人龙、酒保同上楼。)

傅人龙 (白) 拿酒来。

酒保 (白) 酒来哉!

傅人龙 (白) 我且问你, 昨日可有后生, 年方二十余岁, 前来吃酒?

酒保 (白) 客官, 我们这里, 每日是盈千累万的人, 前来吃酒。也有老的, 也有少的, 也有中年的。吃了酒, 会了钞, 就去了。我们实实记不了许多。

龙套 (内白) 酒来! 酒来!

酒保 (白) 来了!

伙计! 多烫几壶, 后楼上去!

龙套 (内白) 酒来! 酒来!

酒保 (白) 来了!

伙计西楼上! 再烫两壶!

哎呀, 忙煞哉!

傅人龙 (白) 酒保, 今日你这里, 这等热闹。

酒保 (白) 客官不知, 今天我们这里, 如何赶会的一般? 三位一群, 五位一伙, 都在这里吃过就走, 就走啦!

傅人龙 (白) 却是为何?

酒保 (白) 有个原故。

傅人龙 (白) 有什么原故? 你且讲来。

酒保 (白) 今天忙得很, 无有工夫, 一时也说不尽。

傅人龙 (白) 无妨, 待吾多把你几分银子, 就是了。

酒保 (白) 客官多给酒钱, 好好; 待我慢慢讲来——

傅人龙 (白) 讲。

酒保 (白) 只因我们这端礼门内, 立了一通石碑……

傅人龙 (白) 立一座石碑, 也不是什么奇事。

酒保 (白) 客官, 你说不算奇事, 人人可都说是奇事。

傅人龙 (白) 怎见得?

酒保 (白) 这一座石碑, 乃是蔡太师府中所立, 要“旌表前贤”。

傅人龙 (白) 旌表前贤? 却是好事。

酒保 (白) “好事”, 却是“好事”; 无奈这碑名, 叫做“党人碑”。

傅人龙 (白) 怎么倒颠倒公论? 旌表的不是贤人?

酒保 (白) 贤不贤, 我们也不晓得。只听得人说, 碑上有什么司马光、苏东坡……都在上面。

傅人龙 (白) 吓! 怎么把元祐的贤人, 反说是奸党? 如此看来, 自然是人心不服的了。

酒保 (白) 不错。为的是人心不服, 可就闹出大事来了。

傅人龙 (白) 但不知是哪一位, 敢来出头多事?

酒保 (白) 我们这长安城内的人, 哪一个听说“蔡府”二字, 谁敢出头? 也不晓得, 哪里来了一位外省的相公, 在我们这里吃了十几壶美酒, 吃得个如烂泥醉; 趁著酒力, 一见碑文, 就怒从心上起, 胆向胸中来, 就将碑字打烂; 又用身子一靠, 竟将这座碑掀倒, 跌作两段了。

傅人龙 (白) 掀得好!

酒保 (白) 掀得好!

傅人龙 (白) 与我取酒来!

酒保 (白) 暖酒一壶!

傅人龙 (白) 看起来, 这打碑之人, 倒有些肝胆。倘若我遇着此人, 定要与他结拜吓!

酒保 (白) 酒保, 他既然将碑打倒, 难道就罢了不成?

傅人龙 (白) 焉能罢了! 当时就有蔡府差官将他连捆带锁, 锁到蔡府; 那蔡太师, 就将他交到枢密院, 治罪去了。

傅人龙 (白) 此人可曾死么?

酒保 (白) 死倒不曾死, 只怕活也未必能活。

傅人龙 (白) 但不知可有人保救他没有?

酒保 (白) 他是个外省的人, 又无亲故, 又无朋友, 那个去保救他去?

傅人龙 (白) 你可曾见过此人?

酒保 (白) 他在吾这里吃酒，才闯出祸来，我怎么不认得他？

傅人龙 (白) 他是个甚等样人？

酒保 (白) 乃是一位白面书生。身材短小，三绺胡须。

傅人龙 (白) 他在你这里吃了多少酒？

酒保 (白) 酒量也倒真不小。吃了十五壶酒，靡有给钱，拿了一块玉珮，做了押头，他可就走啦。

傅人龙 (白) 你将玉珮，拿来我看。

酒保 (白) 待我去取来。

傅人龙 (白) 听酒保之言，此事定是谢贤弟所做。这便怎么处？

酒保 (白) 玉珮在此，客官请看。

(傅人龙接玉。)

傅人龙 (白) 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他言吓得我胆战惊，
唬得我三魂少二魂。
玉珮是他的传家宝，
果然他就是打碑人。
此番到帅府将他问，
只怕难保命残生。
左思右想心不定，
忽然一事上我心。

(白) 哎呀且住！想那日在凌烟寺与谢贤弟结拜之时，曾遇著刘铁嘴；与我占了一课，言道“朱雀要开口，醉后胆如斗；祸向右边来，雁行还聚首。”看我谢贤弟，今日酒醉打碑致招大祸，俱已应验了。只是后面这一句“雁行还聚首”，想是我弟兄尚有见面之期；我若不去搭救于他，还有何人？不免我闯入枢密院，打听打听，再作道理。我就是这个主意。

(西皮摇板) 爻词之言多灵应，
枢密院中去访问。
任凭是龙潭虎穴阱，
要学当年小昆仑。

(白) 酒保，这有白银一锭，吾将玉珮带去；他的酒钱，也在其中了。

酒保 (白) 客人贵姓高名？

傅人龙 (白) 俺傅人龙，少陪了。正是：

(念) 心忙悲路远，事急恨有迟。

(傅人龙下。酒保下。)

【第三场】

(二差官同上。)

差官甲 (白) 领了相府令，

差官乙 (白) 要斩打碑人。

差官甲 (白) 贤弟，你我奉了相爷之令，要到枢密院，童爷那里，取打碑人的首级回话，就此前往。

差官乙 (白) 来此已是，帅府衙门，为何这样静悄悄的？

差官甲 (白) 想是天气尚早，你我二人，就在此上马石上，歇息等候便了。

(傅人龙上。)

傅人龙 (西皮摇板) 时才酒保对我讲，
贤弟无故遭祸殃。
乔装改扮军官样，
去到帅府探端详。

(白) 俺，傅人龙。方才在酒楼之上，听酒保言讲，打碑之人，定是我那琼仙贤弟无疑了。是俺回至寓所，乔装打扮，改扮作军官的模样，去至帅府衙门，探访贤弟的消息，就此前往。

(西皮摇板) 胸中妙计安排好，

哪怕他虎穴与狼巢。
迈开大步朝前跑，
准备海底钓金鳌。

(白) 来此已是。吓，看那旁有二人对坐；待吾向前，探问一番便了。
吓二位请了！

二差官 (同白) 请了！

傅人龙 (白) 请问二位，手持令箭，在此做甚？

差官甲 (白) 我二人，乃是蔡太师府中的差官；奉了太师钧旨，要见童爷。因未开门，故尔在此等候。

傅人龙 (白) 原来如此。小弟就是帅府的承宣官；前日也曾在蔡府，见过二位。

差官乙 (白) 弗错。我看你，倒也有些面善。

傅人龙 (白) 请问二位尊姓？

差官甲 (白) 我姓宋。

差官乙 (白) 我性命。

傅人龙 (白) 呵，原来是“送命”两位。

差官乙 (白) 请问兄台，贵姓高名？

傅人龙 (白) 我叫展一刀。

差官乙 (白) “展一刀”，好个厉害的名字！

傅人龙 (白) 请问二位，要见我家帅爷，不知有何公干？

差官甲 (白) 你既是帅府的承宣，对你言讲无妨。只因昨日，有一个打碑之人，乃是户部侍郎，刘达的女婿。太师爷因他屡屡弹劾大臣，先要绝了他的亲党；故此发下一支令箭，命我等到帅府，提取打碑人的首级回话。来到此处，尚未开门，故尔在此等候。

傅人龙 (白) 原来如此。我家帅爷，公务甚忙，一时尚不能开门；你我在此闷坐无聊，何不前面勾栏院，李师师家中，游玩一回，再来不迟。

差官甲 (白) 我等有公务在身，怎好相扰？

傅人龙 (白) 你我俱是自己弟兄，这有何妨！那勾栏院，就在帅府前面；少坐一时，断不误事。

差官乙 (白) 久闻李师师，美貌非常；小弟意欲瞻仰，只是怕仁兄，还要破钞。

傅人龙 (白) 些须小事，又有何妨？不必推辞，就此前往。请！

(西皮摇板)
二位休得太谦让，
些须小事我承当。
三人一齐大街往，
去到勾栏饮琼浆。

(傅人龙、二差官同下。)

【第四场】

(方氏上。)

方氏 (念) 身在烟花柳巷，惯接公子王孙。
(白) 我，方氏。自从李师师，到了我们这里，每日是车马盈门，银钱倒弄得不少；就是当今的皇帝，也爱她非常。今日天气不早啦，客人只怕也就该来了。

(傅人龙、二差官同上。)

傅人龙 (白) 来此已是。你我一同进去。

方氏 (白) 原来是三位大爷。请坐，请坐！

傅人龙 (白) 李师师，可在家中？

方氏 (白) 李师师，被高衙内，唤去陪酒，尚未归来。

傅人龙 (白) 既然不在家中，你且将院中姊妹，叫他们出来。

方氏 (白) 姐妹们！来见客来！

(四女同上。)

差官乙 (白) 请坐，请坐！

傅人龙 (白) 备酒侍候。

方氏 (白) 预备酒吓！

(方氏捧酒。)

傅人龙 (白) 来来, 来来, 替吾来敬酒!

(女甲斟酒。)

傅人龙 (白) 二位仁兄, 要多饮几杯!

官差乙 (白) 吾先吃三杯!

傅人龙 (白) 仁兄如此海量, 须看大杯来!

方氏 (白) 大杯到!

傅人龙 (白) 你们要轮流敬酒!

(四女同进酒。)

四女 (同白) 你先吃一大杯。

(差官甲饮。)

差官甲 (白) 你也吃一大杯。

差官乙 (白) 好, 我就吃一大杯。

(四女轮流敬酒。二差官同醉。)

傅人龙 (白) 看他二人已醉, 你们将他扶至后面。

(四女扶二差官同下。)

傅人龙 (白) 趁此机会, 待我拿了令箭, 帅府走走。
(西皮摇板) 他二人酒醉落圈套,
(白) 且到帅府走一遭。
(白) 来此已是。门上哪位在?

(中军上。)

中军 (念) 身为帅府传宣, 执掌生杀大权。
(白) 是哪个?

傅人龙 (白) 俺乃蔡太师府内差官, 奉相爷钧谕, 有令箭一支, 要取打碑人, 到相府审讯。

中军 (白) 候着, 待吾与你传禀。

(中军下。)

傅人龙 (白) 事倒有几分凑巧, 倘能将贤弟骗将出来, 却是万分之幸了。

(中军上。)

中军 (白) 蔡府差官哪里?

傅人龙 (白) 在。可有回文?

中军 (白) 回文在此。待我引你到监牢内提人。

(中军、傅人龙同转场。)

中军 (白) 禁卒听了!

禁卒 (内白) 做什么的?

中军 (白) 帅爷有令, 将打碑人交付蔡府差官带去。

(禁卒内允。禁卒引谢琼仙同上。)

禁卒 (白) 打碑犯人在此。

中军 (白) 蔡府差官领去便了。

(中军、禁卒同下。傅人龙引谢琼仙同转场。谢琼仙坐地。)

傅人龙 (白) 贤弟醒来!

谢琼仙 (西皮导板) 一霎时吓得我三魂飘荡,
(西皮摇板) 只见仁兄立身旁。

傅人龙 (白) 贤弟休得害怕, 愚兄在此。

谢琼仙 (白) 兄长吓!
(西皮摇板) 无端闯下滔天祸,
身遭毒刑受折磨。
杀身大祸怎逃过,
不知怎生出网罗?

傅人龙 (西皮摇板) 贤弟休得问根源,
愚兄言来听心间:
骗得蔡府金钹箭,
贤弟才得出龙潭。
你我在此莫久恋,

漏泄消息命难全。
谢琼仙 (白) 多谢兄长，救命之恩！兄长请上，受我一拜！
傅人龙 (白) 自己弟兄，何言拜谢？你我要速速逃命要紧！
谢琼仙 (白) 兄长吓！
(西皮摇板) 杀身之祸实难报，
傅人龙 (西皮摇板) 你我本是生死交。
谢琼仙 (西皮摇板) 死里逃生如再造，
傅人龙 (西皮摇板) 你我二人把命逃。
(傅人龙拉谢琼仙同下。)
(完)